

和平是搖滾的一組音符——致約翰藍儂

那一年你說：

「和平是你搖滾裡最經典的蜜月…」

泛紅的黃昏是歸不得的家

於是你把自己唱成

一隻白鴿，銜著整座世界

沿著不設防的海岸線，與浪花重疊

槍聲卻成了你在冬天裡

最後的搖滾

自由的語法毫無邏輯，你的熱情

讓猜忌給剝奪、拆解…

四十歲的軀殼是顆橡樹種子

在失明的天空裡播種，如同流浪

但烏托邦的國度過於完美，完美不是世界

和平的軸心依舊歪斜

五月的夜，無數天真的童年

是今晚唯一的弦線

你仍唱著：「給和平一個機會」

我對著手心模仿紋路微笑的樣子
累了，反而悲傷…

以為在指紋裡丈量你夢想的寬度
這個城市就成了鳥的樂園

其實你不過是個喜歡集郵、熱愛
寄信的小孩

而和平包裹了整座世界，但信差
仍舊在不同的時空裡

持續飛翔

你知道的，你總是知道的

戰爭是沒有地址的郵箱…

五月的雨下得如此倉卒

雨滴飄落孤寂的海綿，每一步都濕
彷彿只要陰天

人們就失去自己的影子

躺在搖滾的海，想像
這世界的純真如同潮汐一樣
讓最純粹的信仰
構成靈魂裡遼闊的海洋
入夜，你拔下一把吉他的弦線釣起泡水的大地
如果這行爲是種鄉愁，那麼
和平便是艘遠航的漁船，
只需用聽覺點亮岸邊的燈塔
愛，就能一起回家…
你說：「摘下眼鏡，我們才能模糊地量錯
和戰爭的 距離。我們
可以在來往的人群裡，揀選
和平的音符。」
我終於明白你就是那片橡樹葉
殞落的姿勢讓人心碎
風演繹了你理想中的世界
隔著一個街角，唯美

你點了一根煙，抽起世界的灰
如是說：「利益是著火的
瞬間。」
閱讀你如閱讀一部反戰的曲譜
一部失去彩色的電影，你用肢體
演出命運裡白色符號
而生命必須自由是唯一的無聲對白
我想在血液裡、骨子裡喚醒些夢
然後捐給另一個異鄉的自己
讓彼此揮霍點眼淚
爲戰爭下亡歿的青春，致意
如今，戰爭又在哪個孤獨的島嶼
遺棄了你，與
一堆殘缺的姓氏
還在骨灰的領地玩著大風吹
但最後出局的不應是你
不應是和平…

微雨的五月，歌聲老了

彷彿你背起一場雨
沿著搖滾的國度邊緣
流浪、拾荒
這一天，我在你的生命裡來回踱步
該為瘋狂的崇拜尋找另一種隱喻
還是假裝哲學？
他們都說：「這一刻，音樂或是和平
都徹徹底底死了。」
噯，問題是誰來繼續剝解這
一個像洋蔥的世界
此時我依稀看見夏天的橡樹
開始落葉…

我終究還是成為你搖滾
生命裡一個歌誦和平的音符
與你一同信仰沒有戰爭的草原
一同把孩子的童年
放成風箏，如絲絮的卷雲在天空
笑得好美好美
呀，世界的約翰藍儂
戰爭其實是自由的另一種脆弱…
在你四十歲的那年
和平是你另一個
名字。